



# 洁白如雪,火红若灯

——简评乔叶小说《雪打灯》

闻云飞

“八月十五云遮月,正月十五雪打灯。”据乔叶讲,短篇小说《雪打灯》就是根据这句民谣构思酝酿的。小说以豫北农村过元宵的民俗为底,从小女孩明月的视角,讲述了一个年味十足的故事。小说中,元宵节时家家要烧旺火,烧旺火时“想着自家的火焰不一定比别家的高,但起码也不能比别家的低,这才是过日子的心气儿”。

小说里,明月眼中元宵节的三件大事就是烧旺火、喝油茶和游灯。故事就源自这个游灯的灯。小孩打着灯笼玩,就叫游灯。而游灯过程中,也看谁的灯笼好看。韩能家是祖传做木匠活的,他家的小闺女小四的灯最是出挑。而这年元宵节,明月却没

有看到小四出来。原来,韩能被村里的大眼书记抓到把柄,派人盯着,不让他们一家人出门。不巧的是韩能家没封住火,家里又没了洋火,大过年的,从正月十四开始,已经吃了两天冷饭。

正月十六这天,明月醒来发现自己的灯坏了。奶奶便带着她到韩能家来修灯、借灯,作为酬谢,还带了一袋茶面——把门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放行。借完灯后,奶奶执意要试灯,顺手将洋火留在桌上。韩能家终于也生火冒烟了。明月奶奶以乡间老人的智慧将一切做得水到渠成、天衣无缝。

小说人物突破了好人、坏人的二元对立,呈现出圆形人物特色。韩能

靠手艺吃饭,却被公报私仇的大眼书记踩在脚下;而他平素傲气,到了难处,也发现少了援手。可奶奶又换了角度说话了:“脾性有点硬实也难免……要是软和,都叫人随随便便拿捏,哪还能撑住一口气领着一家人往前走。”这种写法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中也有类似展现,如大眼书记和派去韩能家把门的二强。

整个故事,如同在年俗背景下的世情写真。因为采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,以及大团圆的结局,使得小说成为喜庆吉祥的贺岁片一般的存在——故事和人物都离我们足够远,随着唠家常般的叙述,旧时年俗逐一展现,故事的矛盾冲突也慢慢地化解。皆大欢喜的结局,加固了读者头脑中贬恶扬善的道德律令。

是呀,雪后的世界,一片洁白,晚上映着火红的旺火,还有那小小的红灯笼,“像是一颗一直跃动着的纯净的心脏”,让人看着欢喜。不管过去的一年过得如何,这新的一年开头,必须过得红红火火。

春消息  
刘新尧



## 『洲』地名辨

谭汝为

“洲”的本义指水中的陆地,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”水中陆地自有大小之分,《尔雅·释水》:“水中可居者曰洲,小洲曰渚,小渚曰沚,小沚曰坻。”《明史·外国传·意大利》:“万历时,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,为《万国全图》,言天下有五大洲。”“洲”字作为地名通名,即指江河中的小岛,如鸚鵡洲、橘子洲、白苹洲等。富春江上游有“王洲”,东距浙江富阳市区20公里,属场口镇。原名“孙洲”,因此地出了孙权而改称王洲。该洲面积约7平方公里,横亘江心,把江水劈为南北两股。北边仍为富春江,南面那条小江叫瓜桥江,因孙权的祖父孙钟曾在此种瓜而得名。广西有“登洲”,因该洲坐落于浔江,洲西有一座高峭的小山,形似灯塔,遂取名“灯洲”,后易名登洲。

“州”指行政区划,在唐代全国共有300多个州。较大城市常以“州”为通名,例如苏州、杭州、广州、兰州、锦州、沧州等。但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并非“满洲里”,湖南株洲就不是“株州”,湖北省武汉的新洲区也不是“新州”等。这种特殊的地名,有必要辨析说明。

说“满洲里”,就得先说“满洲”。“满洲”作为常用地名始于清末,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东北地区,妄称东北三省为“满洲”,并以吉林长春为界,分称“南满”和“北满”。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,把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称作“满洲帝国”。1945年,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“满洲”“南满”“北满”等地名称谓一并消失,只剩下一个“满洲里市”。

满洲里地名之出现,始于20世纪。当时,这里是牧民理想的游牧之地。此处有一个四季喷涌不止的泉眼,此泉眼位于霍勒津山北部,被牧民称为“霍勒津布拉格”。1901年至1902年,东清铁路在霍勒津布拉格建成车站后,定名“满洲站”。“满洲”指“满洲族”,即今满族。俄语为“满洲里亚”,音译为汉语时,便去掉了发音很轻的尾音“亚”,即为“满洲里”。

湖南省辖地级株洲市,古称建宁,又名醴洲。自南宋绍熙元年(1190)定名株洲后,其名一直沿用至今,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。武汉市新洲区位于长江北岸。唐末因地处长江支流——举水河冲积平原,故在“州”前加“水”旁,遂名新洲,1951年从黄冈县析置,以域内新洲镇之名设新洲县,县治新洲镇易名城关镇。1998年,撤县设立武汉市新洲区。



## ●如是我读

### “我要紧玩紧玩!”

周春梅

清澈的眼睛是绝美之物。我想让它装满色彩和鸭子,物物新奇的动物园。你不停思索它们的名字——四月的雪铃花,水晶兰,无皱纹的小叶柄,倒影理当华美典雅的水塘,而非这因苦恼而拧绞的双手,这暗无星光的天花板。”

什么会使孩子们清澈的眼睛变得如天花板般暗无星光呢?我想起多年以前,一位同事调皮可爱的儿子即将上小学。开学前的那个暑假,有一天他非常严肃地对妈妈说:“这个夏天,我要紧玩紧玩紧玩紧玩紧玩……因为上了小学就没时间玩了!”果然,那个夏天,他玩得非常尽兴。而上了小学之后,他的确变得郁郁寡欢。原来我在他的眼睛里能看到蓝天上的白云变幻,看到清粼粼的湖水里有活泼泼的游鱼,但那些云朵和小鱼一天比一天少,他背上的书包则一天比一天重。我猜他会非常怀念“小时候”。如果他学到陶渊明的“羁鸟恋旧林,池鱼思故渊”这两句诗,准会觉得用来形容他对自由无拘的童年的思恋,真是再准确不过了。

再回想自己的童年,我没有什么玩伴,也不爱户外活动,准确地说,似乎就没有“紧玩”过。认字以后,就沉迷于文字构筑的世界,真可以说是手不释卷,废寝忘食。那时候的阅读,并没有功利目的,只是出于对新奇世界的迷恋。不用费时费力费钱去往远方,翻开书页,就能一步踏进爱丽丝的仙境!我钟爱的德国作家黑塞曾这样描述阅读者的幸福:他们深入书的世界,一步一步地去发现这个世界是何等广大恢宏,何等气象万千和令人幸福神往!“最初,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一所小小的美丽幼儿园,园内有种着郁金香的花坛和金鱼池;后来,幼儿园变成了城里的大公园,变成了城市和国家,变成了一个洲乃至全世界,变成了天上的乐园和地上的象牙海岸,永远以新的魅力吸引着他们,永远放射着异彩。”

或许我不该觉得遗憾,阅读不也是一种“紧玩”吗?跟孩子们玩沙子一样,体验“心流”与“高峰”。博尔赫斯恰巧有一篇小说名为《沙之书》,沙和书一样,都是无穷无尽的。

而最理想的境界,莫过于陶渊明在《读山海经(其一)》中所写: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。”微风好风,树木扶疏,鸟鸣啾啾,屋内有书,园中有蔬,读书劳作,身心平衡,“俯仰终宇宙,不乐复何如?”

响。本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,揭示了“精神上不受力”这一内核稳定状态的重要性。书中强调,通过情绪节能和课题分离,我们能在外界纷扰中保持思绪清明,专注自我成长,从而活出不受外界定义的自由人生。

## ●浪花姜著《古人生活与文化图鉴》

作者从“日常”和“文化”两条线索入手,通过吃饭、吃肉、喝酒、品茶、熬夜、花钱、姓氏、青铜器、玉器、古建筑等22个视角,多方位扫描古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。

周末下午散步,一位奶奶带着一个小男孩从我身边经过。小男孩仰头用稚嫩可爱的童音对奶奶说:“原来一点也不远!”那张笑脸,绽开了一朵金黄的向日葵。我知道他指的是儿童乐园的沙坑,因为他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小桶,桶里还插着一把木柄的小铲子。这个沙坑其实就是一个大坑里的一片沙子,非常简陋,但孩子们毫不在意,在坑里爬东爬西,搭碉堡,建宫殿,堆各种小动物,有的走写实路线,有的走抽象路线,仅大概有那么一个轮廓、一点意思而已。沙坑逢雨还会积水,但孩子们玩沙子的同时又可以玩水,反而更开心了,也不怕弄脏衣服鞋子,也不怕小手上、指甲缝里沾满砂浆。总之是全情投入,乐而忘返。

不对,有时也可能是哭而忘返。走到沙坑旁,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在哭——哭啥呢?仔细一听,原来是她跟妈妈说:“我要紧玩紧玩,我不要回家!”这个“紧”字,在方言里是“尽情、到最大限度”之意。她哭了,妈妈却笑了,安慰她说,明天再来,以后天天来!小女孩这才渐渐止住了哭声,牵着妈妈的手走了,还一步三回头,眼神里满是惆怅和不舍。

我一走,一边回味孩子们的话,心里不胜羡慕。难得的其实不是时间,而是心境。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·普拉斯在《小孩》中如此写道:“你

## ●江弱水评注《杜诗三百首》

本书精选杜甫各体诗作三百首,以中国古典诗学为立足点,以西方现代诗学为参照系,对杜诗的艺术加以评析。在互文语境与比较视野中,丰富我们对杜诗的感受与认知,且印证今古之人心不异,中西之文理攸同。

## ●班宇著《白象》

在班宇的描述中,《白象》就是一艘承载生命万象的水晶之舟。五则短篇,就像五道深浅不一的裂隙,远远地伸向人性的幽暗处。故事里的人物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。他们在

## 微书评

商皓

各自命运的推动下,越走越远,直到进入更深的破碎。

## ●文长长著《精神上不受力:活出内核稳定的转运人生》

“精神上不受力”是指无论他人对你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,或外界发生任何事,你都不会轻易感到难受,自己的思绪和行为能力也不会受到影